

刀之阴面

麦家著



YZLI0890122030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尖：刀之阴面 / 麦家著. --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1.12

ISBN 978-7-5502-0414-0

I. ①刀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5396号

刀尖：刀之阴面

作者：麦家

选题策划：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：史媛

封面设计：typo_d

版式设计：typo_d

责任校对：袁怡黄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)

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8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414-0

定价：2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65550157

刀之阴面

麦家著



YZLI0890122030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麦家之
刀尖创作
大事记

1981年7月27日

浙江富阳人民医院，麦家偶遇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五系招生官王亚坤，临时被安排入伍体检，终为该校福州分院录取。该校总部在郑州，现更名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，有「军中清华」之美誉。该校五系当时在全军有福州、南京等三所分校。

1981年8月29日

麦家登上福州鼓山求学，这是当时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的所在地。

2002年10月

麦家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解密》出版，获中国小说学会「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」第一名、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。

2003年7月

麦家第二部长篇小说《暗算》出版，获第四届四川省文学奖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

2003年8月

成都寓所，阔别20年的王亚坤夫妇携《解密》、《暗算》突然到访，并带来整整一箱材料，希望麦家写「箱子里的事情」。麦家看完材料，创作冲动十分强烈。

2003年9—11月

麦家完成第一稿，取名《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》，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，不同意对外刊发。

2004—2007年

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，东奔西走，寻寻觅觅，又收集更多材料，提供给麦家。

2008年3月—10月

麦家根据庞大的材料和档案资料，又创作第二稿，取名为《刀尖上行走》，得到王亚坤夫妇首肯。

2009—2010年

创作出版《风声》《风语》期间，麦家根据王氏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，对第二稿又进行多达数十次局部修改，终于获准对外刊发，同时启动电视剧拍摄事宜。电视剧由高希希执导，梅婷和王志飞主演。

2011年4月

根据出版编辑意见，麦家又作修改，最终定稿，更名为《刀尖》。

建议上架：小说 / 畅销书

ISBN 978-7-5502-0414-0



9 787550 120414 0 >

定价：29.80元

刀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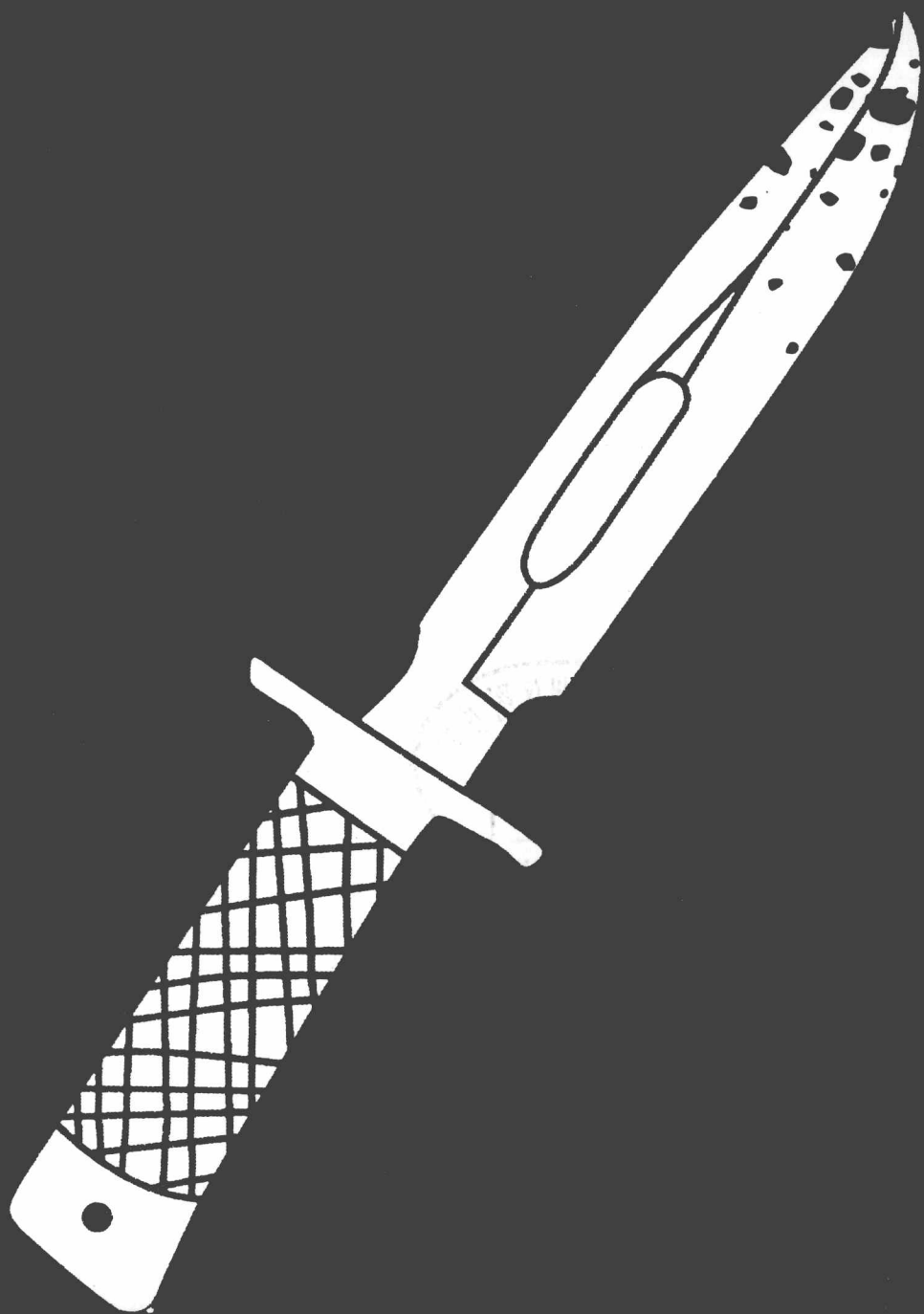
刀之阴面

麦家 著



YZLI0890122030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第一章

07

第二章

25

第三章

39

第四章

59

第五章

77

第六章

95

第七章

113

第八章

133

第九章

151

第十章

175

第十一章

193

第十二章

211

外一章

225

第一章



我本名姓冯，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（以前叫漕帮主）冯八金的女儿。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，叫八斤，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。父亲是铁匠出身，体格强壮，又从小习过武，练了一身本事。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，我家曾经家大业大，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拼命打出来的。父亲有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，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：点点。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，不要去闯江湖，不要有负担，不要吃苦受难。如果不来日本鬼子，我想父亲的愿望是一定能实现的。

但是，鬼子来了……

1937年8月13日晚上，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晚饭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，像天幕被炸开一样，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。厨娘刚把菜端上来，就受到爆炸声惊吓，手里盘子打了斜，菜汤溢出来，洒在桌上，她连连向大家道歉。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，我们都没听见，没跟她搭腔。厨娘觉得很无趣，无话找话地说：“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是不是打雷啊？”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雷声，这是炮弹的轰炸声。我们都不吭声，只有父亲，接着厨娘的话说：“打雷倒好了，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。”母亲因此责怪他说：“让你走你不走，天真要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，这么大一家人。”

父亲说：“哼，妇人之见，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。”母亲说：“邻居都走了。”父亲咳了声说：“你别拿人家来说事，我还没有老糊涂，不会埋汰你们的。”

母亲没敢再说话。

在家里，父亲是享有绝对权威的，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。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大哥叫一龙，二哥叫二虎，小弟叫小驹——我们都叫他小马驹。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，被一个浑蛋裹进大衣里绑走，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。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那么发达，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，他没有去要人，结果让人家发了狠，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，丢在大街上。后来父亲发达了，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，可小马驹却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。父亲觉得亏欠了他，所以对他宠爱有加。小马驹用两条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，家里只有他可以无视父亲的脸色行事。其次，就该是我了，因为我是独养女。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父亲待我比谁都好。可我知道，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，要在他面前撒野，还得趁他高兴。

就是说，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。

比如这天晚上，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，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。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，我要诅咒她输，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——日本佬。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，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——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，都对他恭敬有余，称兄喊大，常来找他办事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，有的位高权重，消息灵通。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，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。正因如此，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避战事的时候，父亲却选择留下来。他多次对我们说：“天塌不下来，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。”

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，白道黑道，陆上水上，都有他的势力，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，他有理由自负，更有理由留下来——他拼搏了一辈子，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，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，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，鬼子从海上飞来的

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，丢下成堆的炸弹，让国民党的军队寸步难行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在死去。小小的日租界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，守得岿然不动，坚如磐石。与此同时，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益增多，气焰日益嚣张，飞机越发多，大炮越发响了。到了九月份，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民党的防线，日本部队随时都可能压上岸，对国民党的军队实行四面夹击。

尽管南京从四川、广西、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，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、用惨痛的代价补上、补上、补上……但是这倒霉的一天，终于还是来了！我记得很清楚，报纸上到处写着：1937年11月5日凌晨，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，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11万人，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，分乘155艘运输船，编成三支登陆队，在漕泾、金山嘴、金山卫、金丝娘桥、全公亭东西长约15里的海岸线登陆。天亮后，上海的天空里到处都在飘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，我的窗台上也飘落了一张。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，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，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在朝街上张望。

02

已是初冬，梧桐开始落叶，菊花蔫了，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。偶尔，有人肩扛或手拎着包裹慌乱走过，一副逃难的样子。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，他不看，当即揉了，紧紧捏在手心里。显然，他已经看过这东西了。父亲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国民党的军队顶不住了！很长一段时间，父亲不理我，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。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，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，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，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，尤其是目光，很少正眼视人，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眄，冷气十足，傲气逼人。他看我穿得单薄，对我说：“天冷，回去，别受凉了。”

我回去加了衣服，从楼上下来，看见父亲也回来了，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。我想上去跟他搭话，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

说：“完了，老爷，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，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，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撤退了。”父亲微微一怔，不作任何表示。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哎哟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要真是过了苏州河，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。”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：“是吗？”管家说：“那当然，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，从那边过来，没遮没挡的，能不快吗？就算从金山卫过来，也要不了两天的。啊哟，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，一百多万人呢，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？”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：“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。”说罢，转身走了。没走两步，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：“大少爷和阿牛回来，叫他们马上来见我。”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，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，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。

不一会儿，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，带回来同样的消息：国军开始全线撤退，上海沦陷在即。吃早饭前，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、二哥、阿牛哥开会。二哥迟到了，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。二哥新婚才几个月，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，窗户上的大红囍字仍然红彤彤。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，对二哥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但这次，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。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情了。

二哥像只猴子一样，蹦蹦跳跳地从楼上下来，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，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“嗨嗨”地佯抡了几拳。阿牛哥不跟他闹，说：“快去吧，你爹在等你。”二哥伸出头，冲着阿牛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桂芝还在等我呢。是在床上，你没这种福气吧。”桂芝是我二嫂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：“不就是个女人嘛，有什么稀罕的。”二哥说：“当然稀罕，人生两大乐事，金榜题名，红袖添香，你懂吗？”此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：“老二，进来！”

二哥听了，立时收住声息，理好衣衫，进去了。

二哥就是杨丰懋，想不到吧。杨丰懋是何等角色，大佬的架势，绅士气派，谈吐优雅大方，而眼下的二哥，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、胸无大志的愣头青，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。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，但我没有走远，就在门口。我要偷听他们说些什么！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，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些什么。我听见父亲说：“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，日本人

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。俗话说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？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。可该走的还是要走，我想好了，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阿牛，这事你负责，马上去通知他们，准备走。”阿牛应了一声出来了。

接着，父亲对二哥说：“老二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，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¹名片，让阿牛带上，免得路上遇到麻烦。”二哥说：“桂芝也走吗？”父亲严厉地说：“废话，她是男人可以不走！”二哥低声说：“她怀孕了。”父亲说：“那更要走。我再说一遍，妇人和孩子都要走。”我想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是死盯着二哥。二哥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父亲说：“知道就好，我就怕你不知道。”接着父亲问大哥：“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”大哥说：“都办好了，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。”父亲问：“找谁办的？”大哥说：“罗叔叔。”

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，父亲的老朋友。父亲说：“嗯，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，突然说：“爸，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员。”父亲问：“听谁说的？”二哥说：“杜少爷。”父亲说：“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，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。”二哥“嗯”了一声。父亲又说：“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你们都不要去掺和。”大哥说：“嗯，知道。”二哥笑道：“是啊，乱世不从政，顺世不涉黑，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。”父亲说：“你别光在嘴上说，要记在心上。你们看，还有没有其他事？”大哥问：“小妹走不走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怎么不走？当然走。”大哥说：“她要上学的。”父亲说：“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，还上学？”

我心想，我才不走呢。

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，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。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，她是我家的厨娘，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。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，我示意她别过来，让我来喊。我推开门进去，

¹ 称人书信的敬辞。

通知他们去吃早饭，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。父亲却不给我机会，不准我进门，说：“别进来了，我们马上来，你先去吧。”

但他们并没有“马上来”，我和妈妈、大嫂、二嫂、弟弟小马驹，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、女儿小凤，围坐在餐桌前，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。小马驹有残疾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。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，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。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，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等了好久，父亲总算来了，却没有带着大哥和二哥，只有他一个人。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吃吧。”

妈妈迟疑地问：“他们呢？”父亲依旧没抬头，呷一口汤，一边说：“不用管，他们有事。”我们这才端起碗筷闷声不响地吃饭。不一会儿，父亲抬头看看大家，直接说：“日本佬可能很快就要进城了，我已经作了安排，吃完饭后你们就回屋去，尽快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”妈妈问：“去哪里？”老爷子说：“回老家。女人和孩子都走，徐娘，你和小兰一道去。”小兰是家里的用人。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但谁也不敢开口问什么。父亲又说：“阿牛送你们去，兵荒马乱的，他可以照顾你们。”我看见二嫂张了张嘴，却欲言又止。
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说：“爸，我不走。”

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上学的嘛。”

他说：“你没看见街上的人都跑了，谁给你们上课？”

妈妈也说：“上学就不要去想了，这仗打得人心惶惶的，谁还去上学。”

我对妈妈赌气说：“那也不能说走就走，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嘛。”

爸爸说：“晚上走，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，够了。”

我撒娇说：“不够。爸，过两天走吧，我学校里还有好多事呢。”

爸爸抬起眼皮瞪我一眼说：“你不要名堂多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走重要。”我不敢过多地顶撞他，只好僵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妈妈伸手碰碰我，让我快吃。我不理她。妈妈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吃，还要做好多事的。”

我瞪了妈妈一眼，干脆起身往外走。“你去干什么？”妈妈在我身后喊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去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行了吧？”

03

吃完饭，小马驹在天井里“姐、姐”地大声叫我下楼。

我刚走下楼梯，他便神秘地凑到我跟前，对我嬉笑道：“怎么样？姐，你的白马王子听说你要走了很伤心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你说什么呀，别信口雌黄。”他说：“姐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蒙得了爸妈，可蒙不过我。”说完一脸坏样地冲着我笑。我心里正烦着，气呼呼地对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嘛。”

他说：“凡是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的事，我都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就想来套我的话。”

他说：“那你什么都别说，看我知不知道你的秘密。”

我说：“知道就说，少啰唆。我还不知道你的鬼把戏？凡是算命的人都是骗子，什么神机妙算，就是骗人的把戏。”

他说：“听着，你的白马王子是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，你敢说不是吗？”

我一下慌了，十分吃惊地望着他，急不择言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他一边嘿嘿地笑，一边说：“天上有风，地上有水，鸟儿会唱歌，鱼儿会说话，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说着眼神里和面孔上即刻蒙上了一层缥缈的雾气，整个人都变得虚幻起来。

我敲了一下他的脑门说：“又说疯话了！老实交代，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他双手合十放到鼻尖上，闭目沉思片刻，睁开眼说：“我还知道你两个小时后会从后门溜出去。”

他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呢。这下我真是吃惊了。他把脸凑到我跟前，得意地说：“放心去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”然后，他竟然将轮椅歪侧着在地上转了一个漂亮的弧圈，“哈哈”笑着，滚着轮椅走掉了。